

廣東方言的地理格局與自然地理及歷史地理的關係

張雙慶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莊初昇

中山大學中文系

廣東省是全國漢語方言最為複雜的省區之一，全省分佈著粵、客、閩三大方言以及一群被《中國語言地圖集》稱為「韶州土話」的方言土語。此外，粵東沿海的惠東縣和陸豐市有零星的「軍話」方言島，粵西沿海的電白縣有部份村落使用一種稱為「舊時正」的方言，粵北山區的樂昌市和連州市有小部份地區兼通西南官話。

今天廣東方言的地理格局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亙古不變，而是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逐漸發展、演變而形成的。廣東境內的自然地理環境，以及歷史時期的人口遷移、行政區劃、交通開闢和經濟發展等因素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換言之，廣東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既有深厚的自然地理基礎，又有複雜的歷史地理背景。

最近二三十年來，關於方言地理與自然地理和歷史地理的關係，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如游汝傑、周振鶴之於浙江方言，周振鶴、游汝傑之於湖南方言，李如龍之於福建方言，張曉虹之於陝西方言等等，¹ 都作了非常有益的理論探討和實踐研究。但整體上來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還非常有限，亟待擴大和深化調查研究。

本文根據廣東省漢語方言地理學的最新成果，結合前人和時賢的有關研究，探討廣東方言的地理格局與自然地理和歷史地理的關係，揭示廣東方言的地理格局一方面直接受到區域內的山川、河流、平原和台地等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和制約，一方面與歷史上長期穩定的行政區劃也有十分密切的聯繫。

¹ 游汝傑、周振鶴：〈方言地理與歷史行政地理的密切關係——以浙江方言分區為例〉，《復旦學報》1984年第2期，頁67-76；周振鶴、游汝傑：〈湖南省方言區畫及其歷史背景〉，《方言》1985年第4期，頁257-72；李如龍：《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84-86；張曉虹：〈陝西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及其歷史地理背景〉，載《歷史地理》第十五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19-30。

廣東方言的地理格局

《中國語言地圖集》B13 指出：「廣東省(不包括新建的海南省)的漢語方言有粵語、客家話、閩語、韶州土話四種。粵語主要分佈在珠江三角洲和粵西，人口約二千八百萬人。客家話主要分佈在粵東、粵中和粵北，人口約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人。閩語主要分佈在東部沿海的潮汕地區和西部的雷州半島，人口約一千二百二十萬人。韶州土話分佈在跟江西、湖南交界的粵北邊境一帶，人口約八十萬人。」²下面結合近年來的一些相關研究成果，分別介紹上述四類方言的區劃和分佈。

粵語

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B13，廣東的粵語分為廣府、四邑、高陽、勾漏、吳化五片。「畫分這五片的標準，首先是看古全濁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的送氣情況。勾漏片一般都不送氣。吳化片一般都送氣。廣府、高陽、四邑三片一般今讀陽平陽上的字送氣，今讀陽去陽入的字不送氣。根據這一條語音特點，可以把勾漏片和吳化片畫分出來。畫分廣府、高陽、四邑三片，先看古透母字今是否讀 [h] 聲母。四邑片一般讀 [h]，廣府片高陽片一般不讀 [h]。根據這一條，可以把四邑片畫分出來。畫分廣府高陽兩片則根據古心母字今是否讀 [ʃ] 聲母。高陽片一般讀 [ʃ]，廣府片一般不讀 [ʃ]」。上述五片的分佈和人口參看表一。

根據《廣東粵方言概要》，廣東全省粵語的使用人口近四千萬，分為粵海(廣府片)、四邑、香山、莞寶、高雷五片。³儘管《中國語言地圖集》和《廣東粵方言概要》都把廣東全省的粵語分為五片，但除了四邑片沒有爭議之外，其他四片從名稱、內涵到外延上都存在一些差異。參看表一：

表一 《中國語言地圖集》和《廣東粵方言概要》對廣東粵語的劃分

《中國語言地圖集》	縣 市	《廣東粵方言概要》
廣府片(1,200多萬人)	中山 ⁴ 、珠海	香山片
	東莞、寶安、深圳	莞寶片

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遠東)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B13〈廣東省的漢語方言〉。

³ 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

⁴ 中山市的古鎮屬於四邑片。一般的方言分區，把同一個縣(市)作為一個整體劃入同一個方言區(片)，往往是不夠精確的。

表一 (續)

《中國語言地圖集》	縣 市	《廣東粵方言概要》
	廣州、番禺、順德、南海、佛山、三水、清遠、龍門、花縣、從化、佛岡、增城、英德、肇慶、高要、高明、新興、雲浮、電白 ⁵ 。此外，韶關、曲江、樂昌三市縣的城區	粵海片(廣府片)
勾漏片(660多萬人)	四會、廣寧、德慶、羅定、郁南、封開、懷集、信宜、陽山、連縣、連山等	
高陽片(520多萬人)	陽江、陽春、高州、茂名、信宜、廉州、湛江、化州、吳川等	高雷片
吳化片(約100萬人)	吳川、化州、湛江	
四邑片(340多萬人)	鶴山、新會、江門、門門、恩平、開平、台山等	四邑片

由此可見，《中國語言地圖集》和《廣東粵方言概要》在對廣東粵語的區劃問題上還有分歧，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⁶ 相比之下，《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劃分標準比較明確，而且劃分結果也符合當地人的語感和一般人的觀感。不過，對於高陽片和吳化片的分合，本文有不同的看法，詳見下文。

客家話

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B13，粵東和粵北的客家人口約為1,156萬。根據《廣東省志·方言志》，「全省除了南澳、澄海、順德、遂溪、吳川、徐聞6個縣(市)外，其餘縣(市)都有客家話分佈，都有客家人居住的自然村落。據2000年的統計，全省說客家話的人口達2290萬人，在當年全省7706萬人總人口中約佔30%」。⁷ 從絕對數量來看，廣東省的客家人口居全國各省區客家人口之冠。《中國語言地圖集》B13把廣東省內的客家話分為粵台片、粵中片、粵北片、惠州片。「畫分廣東客家話的片，首先是看韻尾[mnŋptk]是否俱全。粵北片韻母系統中[mnŋptk]這六個韻尾不全，其他三片六個韻尾一般都俱全。據此可以把粵北片畫分出來。惠州片的方言介於客家話與粵語之間。……惠州話可以說是客家話與粵語的混合方言。本圖姑且列為廣東客家話的一個片。畫分粵台片和粵中片主要根據第一人稱代詞『我』的讀音。粵台片『我』都說[ŋai]，不說[ŋoi]。粵中片一般都說[ŋoi]，有的同時也可以說[ŋai]。此外，殺雞的『殺』，粵中片一般說『捊 toll』，粵台片一般說『治 ts'ɿ/tɕ'ɿ』或『割 t'əŋ』。

⁵ 《中國語言地圖集》把電白劃入廣府片，《廣東粵方言概要》則劃入高雷片。

⁶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的《廣東省志·方言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把廣東的粵語分為廣府片、四邑片、兩陽片和粵西片，可資參考。

⁷ 《廣東省志·方言志》，頁277。

最近幾年，廣東省內客家話的調查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我們逐漸意識到上述分區的標準和結果不盡符合客觀實際，需要重新檢討。本文嘗試以聲調作為標準，重新為廣東省內的客家話進行區劃。我們首先以古濁上的白讀層今讀陰平還是陰去（或去聲）為標準，把廣東省內的客家話分為「梅韶片」和「惠河片」兩片。其次，以古全濁上的文讀層與濁去合流之後的調類歸併為標準把梅韶片分為興梅、韶五、海陸、饒豐四個小片。惠河片分佈範圍較小，內部的差異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暫時不區分小片。各片的分佈大體如表二：⁸

表二 廣東客家話的重新劃分

方言片	方言小片	市縣區
梅韶片 (古濁上的白讀層為陰平)	興梅小片(古濁上的非口語字與濁去合流，也與古清去合流)	梅江、梅縣、興寧、蕉嶺、平遠、大埔湖寮等地、惠陽 ⁹ 、惠東、紫金、增城程鄉腔、花都、東莞、深圳龍崗等地、中山五桂山、南邨、神灣和坦洲等鄉鎮、始興北部、南雄珠璣等地、連州、連南、連山、陽山、廉江、化州
	韶五小片(古全濁上的文讀層與濁去合流，也與古清上合流)	韶關市郊、翁源、樂昌、乳源、新豐、始興南部、英德、清新、佛岡、從化呂田等地、增城長寧腔、龍門、博羅、五華、大埔茶陽等地、豐順八鄉等地、揭西、信宜、高州、電白、陽西、陽春
	海陸小片(古全濁上的文讀層與濁去合流，不與古清去合流)	海豐、陸豐、陸河
	饒豐小片(古全濁上的文讀層與濁去合流，古清上與清去合流)	饒平、潮安、潮陽、揭東、普寧、大埔大東等地、豐順湯坑等地
惠河片 (古濁上的白讀層為陰去或去聲)		惠城、博羅龍華、龍溪、泰美和觀音閣等鄉鎮、惠陽、惠東 ¹⁰ 、源城、東源、紫金臨江、古竹等鄉鎮、龍川佗城、老隆(縣城)、四都等鄉鎮、連平忠信、油溪、高莞、三角、大湖、繡緞、隆街、田源、溪山等鄉鎮、和平東水、林寨、彭寨等鄉鎮、新豐豐城、馬頭、石角、大莆、梅坑等鄉鎮、仁化仁化鎮一帶、南雄烏迳鎮一帶

⁸ 散佈在珠江三角洲的客家方言島大多缺乏相關的語言材料，暫時不分片。

⁹ 《惠陽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十七篇〈方言〉指出：「惠陽方言按本地傳統分有客家話、福[hok⁵]佬話(閩南話)、本地話(惠州話)、白話(粵語)和蛇話。蛇話近似本地話，而本地話到底是歸屬客家話還是歸屬粵語尚有爭議，從它所具有的特點來看，跟客家話相似的地方多於跟粵語相似的地方。」(頁1474)「本地話」分佈在蘆嵐、蘆洲、矮陂、橫瀝、水口、馬安、平潭、良井、永湖、秋長、鎮隆等鄉鎮，人口94,800；「蛇話」分佈在陳江和潼湖，人口25,300。「本地話」和「蛇話」屬於我們這裏所說的惠河片的客家話。

¹⁰ 惠東、海豐還有一類被稱為「占米話」的方言。潘家懿〈惠東縣方言述略〉指出：「占米話，又稱『尖米話』，是惠東的一種粵客混合方言，本縣講占米的居民有六七萬人，主要分佈在鐵湧、吉隆、稔山、平海四鎮。……『本地話』是指惠州市原來居住居民所講的

〔下轉頁411〕

閩語

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B13，廣東的閩語分為粵東的「潮汕片」和粵西的「雷州片」。(一)潮汕片，分佈在東部的潮州、汕頭、南澳、澄海、饒平、揭陽、揭西、潮陽、普寧、惠來、海豐、陸豐等十二個市縣。《中國語言地圖集》沒有統計潮汕片的人口；(二)雷州片，包括徐聞、海康、遂溪三縣的全部(除去一部份零星分佈的說粵語和客家話的村子)，湛江市的郊區以及赤坎、霞山兩個市區的一部份居民，廉江、吳川、電白三市縣的部份地區。人口 275 萬多人。根據林倫倫、潘家懿的說法，粵東閩語區(即這裏所說的「潮汕片」)的人口約 1,169 萬人，粵西閩語區(即這裏所說的「高雷片」)的人口約 396 萬人。¹¹

關於潮汕片與雷州片的劃分依據，《中國語言地圖集》B12 說：「潮汕片十二縣市，絕大多數地點有 [-m -ŋ] 和 [-p -k -ʔ] 等輔音韻尾。」B13 說在雷州片裏具有標準方言地位的雷州話有兩項主要語音特點，「①韻尾有 [-m/-p -ŋ/-k]，沒有鼻化韻母，沒有喉塞音韻尾 [ʔ]」。「②古非敷奉三母字今文讀是 [b-] 或 [-h] 聲母，白讀是 [p-] 或 [p'-] 聲母」。¹²

在廣東省內，閩語除了在粵東、粵西呈現片狀分佈之外，在許多地方還呈現星星點點的島狀分佈，形成數十個的閩南方言島。從已有的材料來看，廣東全省有閩南方言島的市縣區包括中山市、廣州市白雲區、博羅縣、龍門縣、郁南縣、雲浮市、羅定市、花都市、清新縣、英德市、曲江縣、韶關市郊區、乳源瑤族自治縣、樂昌市、仁化縣。¹³除了中山市，其他的閩南方言島大都分散在東江、西江、北江及其支流兩岸。

粵北土話

這是一群歸屬未明的漢語方言，《中國語言地圖集》稱為「韶州土話」，現在一般稱為「粵北土話」。《中國語言地圖集》B13 說：「韶州土話是粵北地區土著居民說的一種

〔上接頁 410〕

種方言，使用人口不到一萬，也是一種粵客混合方言。從方言類型來看，可以歸入客話。由於占米話與『本地話』無論語音、詞匯、語法均有諸多共性，因此也有人不把它們看成兩種話，而通通叫占米話。」(《惠州大學學報》2000 年第 1 期，頁 55) 海豐的「占米話」參考林倫倫、陳思梅：〈廣東海豐「占米話」之語音、詞匯比較研究〉，《汕頭大學學報》2006 年第 4 期，頁 51-55。「占米話」與惠河片客家話的關係值得進一步研究。

¹¹ 林倫倫、潘家懿：《廣東方言與文化論稿》(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年)，頁 146-48。

¹² 《中國語言地圖集》，B12〈閩語〉。

¹³ 莊初昇：〈論閩南方言島〉，載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81。

方言，它在漢語方言裏的系屬有待研究。由於客家人不斷遷入，韶州土話的地區日漸縮小，成為互不相連的幾小塊。韶州土話分佈在連縣、連南、樂昌、乳源、曲江、韶關、仁化、南雄等八個市縣，人口約八十多萬人。」

根據最近幾年的調查，粵北土話分佈在粵北的十個市縣區，可以劃分為三片：雄州片包括南雄市及仁化縣長江等地，明顯具有客家方言的性質，可以歸入客家方言；韶州片包括韶關市（主要是郊區）及其周邊的曲江、仁化、乳源、樂昌等市縣的部份地區；連州片包括了樂昌市北部、連州市大部及連南瑤族自治縣個別村落。韶州片和連州片的關係比較密切，是以兩宋以來江西中、北部的方言為主要來源，逐漸融入了明、清以來粵北的客家方言、粵方言以及西南官話的一些成份和特點而形成的一類混合型方言。

其他方言

軍話

是明代初期「衛所」軍制的直接產物，零星散佈在粵東沿海惠東縣和陸豐市，包括平海軍話，分佈在惠東縣平海鎮及周邊東和鄉、佛元鄉的部份村落，共約 14,000 多人；坎石潭軍話，分佈在陸豐縣大安鎮東七村坎石潭村，只有 500 多人；青塘軍話，分佈在坎石潭村對面的西南鎮青塘村、河西新陸大埔村和溪雲村的兩軍村等地，共約 10,000 人。平海軍話和坎石潭軍話劃歸北方方言，青塘軍話視為粵、客、閩混合語。¹⁴

舊時正話

是明代初期「衛所」軍制的直接產物，分佈在粵西電白縣大衙鎮、馬踏鎮、旦場鎮、麻崗鎮的部份村落，可以看作一種「活著的明代官話」，總人數不超過 10,000 人。¹⁵

西南官話

分佈在樂昌市和連州市的北部，《中國語言地圖集》沒有注意到。莊初昇指出：「在樂昌、連州兩市的北部地方，說土話的居民一般還會說西南官話（當地稱為「湖南話」或「湖南正字」），形成對內使用土話、對外使用西南官話的雙方言交際格局。另外，也有個別村落基本上對內、對外都使用西南官話，如樂昌市三溪鎮的楊司塘村。顯然，樂昌、連州兩市北部的西南官話是湖南南部西南官話就近擴散過來的結果。」¹⁶

¹⁴ 丘學強：《軍話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3。

¹⁵ 陳雲龍：《舊時正話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7。

¹⁶ 莊初昇：《粵北土話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0-21。

廣東方言的地理格局與自然地理的關係

廣東省地處北緯 20°09'~25°31'，東經 109°45'~117°20' 之間，北枕南嶺，南臨南海，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全省地勢北高南低，東西向腹部傾斜，海拔 500 米以上的山地約佔 31.3%，丘陵約佔 28.5%，台地約佔 16.5%，平原約佔 23.7%。全省地形可分為四個區：粵東平行山地和粵東南沿海丘陵區、粵北山地區、珠江三角洲區、粵西山地與沿海台地區。¹⁷

司徒尚紀指出：「廣東地理環境複雜多樣，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尤其在歷史早期，地理環境的作用是各種格局的文化類型得以產生的基礎。」¹⁸ 他這裏所說的各種格局的文化類型，顯然是指各種區域性的文化類型，即通常所說的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潮汕文化）等。這三種區域性的文化類型儘管都是嶺南文化的亞文化（subculture），在文化特徵上有許多共通之處，但它們畢竟都是在各自的地理環境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都毫無例外地以各自的方言作為文化認同的標誌，所以彼此之間還是有著明顯的界線。在古代社會，由於高山大川的阻隔以及交通條件的落後，正常情況下如果不是出現嚴重的天災人禍和戰亂兵燹，不同自然區域的人員往來必定稀少，從而造成不同的人群在空間上相互隔離。而在平原、盆地或河流流域等自然區域內，人們習慣地固守在一方水土之上，安身立命，長此以往便會逐漸形成穩定的族群民系、區域文化和方言集團。下文著重從廣東方言的角度分析其地理格局與自然地理的關係。

在方言學史上，有的方言學家認為方言之間並沒有分界線。方言在地理上是漸變的連續體，在這個連續體的兩端儘管差異分明，但中間並沒有明顯的分界線，這就好像五顏六色的彩虹從紅色逐漸變為黃色，中間並沒有分界線一樣。法國語文學家 Gaston Paris 早在 1888 年就持這種觀點。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不同方言之間存在截然的界線，而方言地理學的任務是去發現這些客觀存在的界線。這種想法，大概是受純粹的自然地理學觀念影響的結果，以為方言的界線和自然地理的界線一樣，是截然可辨的。¹⁹ 瑞典著名語言學家 B. 馬爾姆貝格 (B. Malmberg) 就認為，「連綿的高山和密林往往恰巧就是方言的分界線，而且多是涇渭分明的分界線，因為穿過高山或密林進行交往不是不可能就是很困難」。²⁰ 實際上，這兩種觀點都有它的合理性，也都有它的適用面。從整體上看，處在平原或台地的方言，彼此之間的分界線比較模糊；

¹⁷ 廣東省地圖出版社（編）：《廣東省地圖冊》（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7 年），頁 7。

¹⁸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

¹⁹ 游汝傑：《漢語方言學教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113。

²⁰ B. 馬爾姆貝格（著）、黃長著（譯）：〈方言學與語言地理學〉，載《語言學譯叢》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年），頁 163。

處在山地或丘陵的方言，分界線就比較分明。就廣東這樣一個山地丘陵佔陸地面積超過一半的省份來說，便不難發現方言之間的界線與山脈的走向基本吻合。

廣東境內的山脈多數呈東北—西南走向，與海岸線的整體走向基本相同，包括粵東的蓮花山、羅浮山、九連山、青雲山等，粵北的大庾嶺、騎田嶺及其支脈滑石山、瑤山等，以及粵西的雲開大山、雲霧山、天露山等。蓮花山脈是粵東最長的山脈，由大埔縣經惠陽市到香港附近，綿延四百多公里，穿過粵東的中部，將粵東分成東南和西北兩個部份。大體上說，蓮花山脈乃是粵東福佬民系與客家民系的天然分界線，也是粵東閩語與客家話的天然分界線。青雲山脈是北江、東江的天然分水嶺，也成了粵北客家話與粵中「本地話」（屬惠河片）的天然分界線。今天的新豐縣在行政區劃上屬於粵北，但因為青雲山脈從中部貫穿而過，把整個縣境自然地分為東、西兩部份。西部屬於北江流域，說的是粵北客家話；東部屬於東江支流新豐江流域，說的是「本地話」。另外，九連山脈把連平、和平兩縣分隔開來，「本地話」限於分佈在連平縣東南部丘陵地帶，基本上沒能夠越過九連山脈進入到和平縣境內。在粵西地區，雲開大山、雲霧山和天露山山區是粵西客家話的主要分佈地，也是分隔高陽片粵語與廣府片粵語、勾漏片粵語的天然屏障。

廣東境內呈西北—東南走向的山脈較少，最主要的有大東山。大東山橫亙在韶關市和連州市之間，到處都是崇山峻嶺，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粵北地區的這兩個古老中心城市的方言整合。儘管兩地歸屬未明的方言土語都統稱粵北土話，但是韶州片與連州片之間的差異還是比較顯著的。另外，韶關市周邊的客家話屬於韶五小片，連州市周邊的客家話則與興梅小片的客家話接近。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位於廣寧縣東北方向的羅殼山，其走向大致是由北而南，實際上成了懷集、廣寧一帶勾漏片粵語與清新、英德、佛岡一帶廣府片粵語的天然分界線。

上述山脈集中分佈在粵東、粵北和粵西，構成了超過廣東省一半陸地面積的山地和丘陵。從整體的方言地理格局來看，廣東的客家話主要分佈在粵東山區和粵北山區，而這兩個區域又與閩西山區、贛南山區和湘東南山區相連成片，是名副其實的客家話大本營。光緒《嘉應州志》說「嘉應無平原廣陌，其田多在山谷間，高者恆苦旱，下者恆苦澇」，²¹ 指的就是客家山區地理環境的惡劣。清朝初年以來，從粵東、粵北遷移到珠江三角洲或粵西的客家人，也多數居住在山地或丘陵地區，如中山的五桂山區，東莞的東南、中南部丘陵地區，台山南部的大隆洞地區、粵西的雲開大山、雲霧山和天露山山區等。可以說，廣東境內絕大部份的山區主要就是純粹的客家話區，其次才是客家話與其他方言的混雜區，形成了「有山必有客，有客必有山」的基本格局。

²¹ 吳宗焯（修）、溫仲和（纂）：《嘉應州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卷五〈水利〉，頁66。

如上所述，廣東的客家話可以按照聲調特點分為「梅韶片」和「惠河片」兩大片。梅韶片是一般意義上的客家話，居民具有明確的客家意識；惠河片的方言一般稱為「本地話」，在惠州一帶也稱為「惠州話」，在河源等地也稱為「蛇聲」等。居民一般沒有客家意識，但是我們還是傾向於把它劃歸客家話。²² 梅韶片分佈在粵東、粵北和粵西等地，包括韓江上游流域、東江中上游流域、北江中上游流域、漠陽江上游流域和鑑江上游流域等，佔據了廣東省大部份的山區；惠河片夾在粵東、粵北和珠江三角洲之間（也有人稱為粵中地區），只限於東江中上游流域，而且大多與梅韶片的客家方言穿插分佈。顯然，東江中上游流域是惠河片與梅韶片混雜的地區，但兩個方言片局部的地理環境還是有所不同的。下面舉四個縣為例：

一、連平縣：東南部的忠信、油溪、高莞、三角、大湖、繡緞等鄉鎮和西南部的隆街、田源、溪山等鄉鎮為丘陵地區，是本地話的主要分佈地。縣境北部九連山脈峰巒疊嶂，千米以上的高峰多達七十八座，²³ 則基本上分佈著梅韶片的客家方言。

二、龍川縣：屬東江上游山地丘陵地形，北半部為山地，是通行梅韶片客家話的地區；南半部是丘陵，特別是佗城、老隆（縣城）、四都等處在東江兩岸谷地小平原上的鄉鎮，主要通行本地話。

三、紫金縣：西部的臨江、古竹等鄉鎮地處東江中游東岸，交通相對便利，有許多村落使用本地話。其他鄉鎮絕大多數通行興梅腔的客家話，與惠陽、惠東的客家話也比較接近，屬於興梅小片。惟有東南角的南嶺鎮一帶通行的是與五華話接近的客家話，屬於韶五小片。

四、博羅縣：東江從縣境南部、東部流過，沿江平原地帶的龍華、龍溪、泰美和觀音閣等鄉鎮主要使用本地話，其他地區，特別是處在西北部羅浮山區的長寧、福田、湖鎮、響水、橫河等鄉鎮則基本使用梅韶片客家話。

這四個縣境內的本地話與梅韶片客家話儘管在整體的自然地理環境上並沒有根本的區別，但是局部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條件還是涇渭分明的，原因何在呢？一般來說，說「本地話」的本地人之所以有很強的本土意識，就是因為他們普遍比客家人來得早，所以就佔據了山間的丘陵地帶和沿江的谷地平原等有利地形。上述類似的情

²² 黃雪貞〈惠州話的歸屬〉（《方言》1987年第4期）認為惠州話是一種深受粵語影響的客家方言；劉若雲《惠州方言志》（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1年）明確指出惠州話屬於客家方言；周日健《新豐方言志》（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說新豐縣的水源話（蛇聲）與客家話大同小異；《中國語言地圖集》B13把惠州話劃入客家方言「惠州片」，同時認為惠州話是「客家話與粵語的混合方言」。劉叔新〈惠州話系屬考〉（載《語言學論輯》第1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則認為惠州話屬於粵方言。認為惠州話屬於客家方言是目前學術界的主流意見。

²³ 《廣東省地圖冊》，頁93。

形在粵北山區也比較普遍。莊初昇指出：「韶州片土話主要分佈在以韶關市為中心的低丘陵寬谷盆地中，尤其是在北江及其支流兩岸的壩地上，說土話的居民聚落尤其密集；連州片土話以湖南省宜章縣南部地區為隔，分為東、西兩個小片：東小片包括樂昌市的黃圃、飯塘和三溪，主要分佈在丘陵或盆地地帶；西小片包括連州市的星子、保安、連州、西岸、豐陽和連南縣的三江，主要分佈在連江及其支流兩邊的河谷平原和丘陵地帶。與粵北廣大的客家地區相比，土話分佈區的地理環境都顯得較為優越。」在粵北山區，為甚麼說土話的居民比起客家人佔有比較優越的地理環境呢？「這是因為他們的先民比客家人的先民更早地入住粵北地區。有證據顯示，粵北土話區的居民普遍有著較強的本土意識，他們的先民自兩宋以來就陸續從江西中、北部地方遷移到了今天的住地。而粵北客家民系則是在明朝以後，特別是在成化年間福建西部等地的移民大量入遷以後才逐漸形成的」。²⁴

如果說廣東客家話和粵北土話基本上是沿山分佈的，那麼廣東粵語和閩語的自然地理環境則有顯著的不同。從總體上看，粵語主要體現為沿江分佈的特點，而閩語主要體現為沿海分佈的特點。當然，沿江分佈和沿海分佈並不是絕對的，像珠江三角洲的粵語就是既沿江分佈又沿海分佈，只不過就當地居民的日常生產生活、風俗習慣和文化心理來看，江河的地位可能更為重要。

粵語廣府片分佈在珠江三大幹流西江、北江和東江的中下游，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珠江三角洲是廣東省面積最大的平原，河涌密佈，雨水充沛，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其優越的地理環境一點都不亞於江南的漁米之鄉。四邑片分佈在珠江三角洲的西側，但境內最大的河流潭江與珠江並沒有水道相連。可以說，四邑片的分佈範圍與潭江流域大體上是吻合的，地理上的相對獨立有可能是造成四邑片方言特色鮮明的重要原因。勾漏片分佈在西江上游和綏江流域，與廣西境內的勾漏片連成一體。西江是珠江水系的主流，上游有桂江、賀江等多條支流，因為流量大，汛期長，所以水資源十分豐富，舟楫之便、魚蝦之利儼然南國水鄉。綏江流域涵蓋了懷集、廣寧和四會三市縣，植被豐茂，四季常青，一方水土養育了一方人民。高陽片和吳化片分佈在粵西的低山丘陵和台地平原，即漠陽江中下游流域和鑑江中下游流域。鑑江是廣東沿海河系中最大的河流，李健指出：「鑑江源出信宜市西北部山區，南流經信宜、高州、化州、吳川四市而入海，四市的權威方言為粵語。自古至今，因為該流域四市的府州縣市治，總是建在江邊，人民的遷移婚嫁，也多沿江上下，因而使得本地粵語有較大的一致性，呈現出較明顯的流域方言特色。」²⁵

廣東的粵語區是越人故地，在歷代嶺北移民與百越土著居民逐漸混雜、融合的

²⁴ 莊初昇：《粵北土話音韻研究》，頁 321。

²⁵ 李健：《化州粵語概說》（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2-3。

基礎上逐漸形成。古代的越人出沒江河，習水便舟，生產生活與水密切相關，這方面在典籍中有許多記載，如《淮南子》云：「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又如《越絕書》云：「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²⁶毫無疑問，粵語區的整體地理格局與某些文化特徵是與古代百越民族一脈相承的。

閩語潮汕片分佈在粵東南沿海的潮州市、汕頭市、揭陽市和汕尾市，地形多為平原、丘陵或台地。因為西北部有蓮花山脈的阻擋，粵東南地區的腹地比較狹窄，實際上是一個背山面海的半封閉地區。粵東南地區包括潮汕地區和海陸豐地區（今汕尾市），大體上以海拔近千米的峨眉嶂為界。傳統的潮汕地區指廣東省的第二大平原潮汕平原，素有「嶺海名邦」和「海濱鄒魯」之美稱。宋元以來，從福建南部遷移而來的閩人繁衍生息，粵東南地區，特別是與福建地域相連的潮汕平原很快就地狹人稠，人們精耕細作仍然不敷食用，於是民以海為耕，商賃海為市，紛紛駕舟操舵去追逐海洋之利，形成顯著的海洋文化和商業文化。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云：「海者，閩人之田也。」²⁷可以說，這種「以海為田」的生產生活習慣在沿海閩語區完全沒有本質性的區別。

閩語雷州片分佈在雷州半島，南端與海南島隔海相望。因為三面環海，雷州片沿海分佈的特徵更加顯著。這裏的居民多是兩宋以後從閩南或潮汕沿海路遷徙而來的，但他們對海洋的利用與開發大都限於海洋的採集和捕撈，海上運輸和貿易方面比潮汕人略遜一籌。雷州話又稱「雷話」、「黎話」或「海話」，之所以稱「海話」，可能與沿海分佈的特點密切相關。光緒《重修電白縣志》云：「唐宋以前，獞獠雜處，語多難辨。前明軍衛留居電城，今城中人語曰『舊時正』；海旁聲音近雷瓊，曰海話；山中聲音近潮嘉，曰山話。」²⁸

廣東方言的地理格局與歷史地理的關係

自然地理因素之外，歷史時期的人口遷移、行政區劃、交通開闢和經濟發展等因素都對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發揮重要的作用。這些因素當中，人口遷移和行政區劃最

²⁶ 劉安（撰）、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卷一〈原道訓〉，頁一二；李步嘉（校釋）：《越絕書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96。

²⁷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崑山圖書館藏稿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原編第廿六冊〈福建〉，頁三三。

²⁸ 孫鑄（修）、邵祥齡（纂）：《重修電白縣志》，《中國地方誌集成·廣東府縣志輯》影印清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上海：上海書店，2003年），卷三〈輿地三·方言〉，頁39。

為重要。周振鶴指出：「移民活動是形成方言地理格局的基本因素，而歷史行政區劃則是方言分區劃片的合理基礎，因此在漢語方言地理的研究工作中，應當充分重視歷史背景的作用。」²⁹ 此前學術界對廣東各大方言的形成與歷代移民的關係已經有了許多研究，毋庸贅言。這裏重點討論廣東歷史上相對穩定的行政區劃對方言之間的接觸和影響，方言區片的整合和形成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秦滅六國以後，於西元前 214 年在嶺南設置了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這是嶺南納入中央版圖，有了政區設置之始。今廣東省大部份地區屬於南海郡，南海郡下轄番禺、四會、龍川、博羅四縣。秦末，趙佗自立南越國。漢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平定南越國，將嶺南劃分為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三國孫吳時期，嶺南一分为二，合浦以北的南海、蒼梧、郁林、合浦等郡劃歸廣州；合浦以南的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劃歸交州。唐朝貞觀年間，全國按山川形勝劃分為十道，嶺南地區為嶺南道。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嶺南劃分為嶺南東道和嶺南西道，今廣東省大部份地區屬於嶺南東道，小部份地區屬於嶺南西道。宋代在嶺南設置廣南路，太宗末始分廣南路為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除了高州、化州和雷州屬於廣南西路，賀州屬於廣南東路略有出入之外，廣南東路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廣東省的政區格局。元朝將原廣南東路轄區劃歸江西行省管轄，今廣東省境大部份屬江西行省廣東道；原廣南西路（包括今海南省和廣東省雷州半島）劃歸湖廣行省管轄。明洪武二年（1369）將廣東道改為廣東行中書省，九年（1376）改為廣東承宣布政使司，簡稱廣東布政使司。廣東布政使司領十府、一直隸州、八州、七十七縣。府作為二級政區，歷經清代而沒有根本的變動。

歷史上長期穩定的行政區劃，特別是二級行政區劃，即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對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往往起到顯著的作用。游汝傑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州（府）是一群縣的有機組合體，府治不但是一府的政治中心，而且一般也是該府的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古代交通不發達，一般人又視背井離鄉為畏途，除非有天災人禍，離開本府的機會很少，社會活動大致在本府範圍內進行。所以一府之內的方言自然形成一種向府治方言靠攏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許多府的屬縣往往是由府中一兩個最古老的母縣析置的，由老縣分出新縣。新縣往往是由老縣的居民移居開發的。……在這種情況下，同府屬縣方言相接近是很自然的」。³⁰

司徒尚紀認為宋代廣東的粵語、客家話和潮汕話三大方言區已經形成，「它們的分佈區域與這時政區界線部份重合，其中粵語和客家語分界線北段和南段與宋代政區界線完全一致，北段即宋英德府與連州的界線，而南段即廣州與惠州界線，甚至

²⁹ 周振鶴：〈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歷史背景〉，《歷史地理》第九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80。

³⁰ 游汝傑：《漢語方言學教程》，頁123。

中段即今新豐、佛岡和龍門(宋屬廣州)也與循州界線一致。至宋代,客家話和閩南話的分界線當在大埔、豐順之北,即跟梅州和潮州的政區分界線吻合,不吻合部份界線則是後來移民的結果。³¹ 司徒氏的上述觀點大體上是可信的,但因為當時學術界對粵北土話還知之甚少,所以他把粵北土話給忽略了。實際上,粵北土話是粵北地區的土著方言,從粵北開發的歷史來看,粵北土話形成的年代至少要比客家話來得早。

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廣南東路下轄廣、韶、循、潮、連、梅、南雄、英、賀(今屬於廣西)、封、端、新、康、南恩、惠十五州,廣南西路下轄二十四州,其中屬於今廣東省的有高、化、雷三州。大體上說,粵語分佈在廣、英、賀、封、端、新、康、南恩、高、化諸州,客家話分佈在南雄、循、梅、惠四州,閩語分佈在潮、雷二州,粵北土話分佈在韶、連二州,幾大方言的地理格局已經基本形成。當然,兩宋以後的移民活動不曾間歇過,比較顯著的移民浪潮總是對業已成型的方言地理格局產生衝擊,導致方言區片交接的某些政區出現了方言混雜甚至替換的現象。下面略舉幾例。

其一,南雄州史稱「襟百粵,帶群蠻,內通江漢,外控番夷,屹然南國之紀」,³² 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唐開元年間(713–741)張九齡奉旨開通了大庾嶺路這條南北交通大動脈之後,嶺北移民源源不斷地入遷南雄。因為南雄與江西直接交接,相信江西的移民一定佔有較大的比例,因此本土方言整體上屬於客贛系統。到了宋末元初,元副元帥呂師夔、張榮實自江西率大兵逾大庾嶺,連陷南雄州、韶州,整個粵北地區一片生靈塗炭。到了元代,南雄路剩下 10,792 戶,比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的 20,339 戶減少了差不多一半。因此,明朝以後閩西和贛南的客家先民才得有機會入遷到包括南雄在內的粵北地區。我們推測,今天南雄境內屬於惠河片的方言主要是明朝以前的土著方言,因為這類方言本質上直接與江西發生關係,因此又被視為「老客家話」;而那些明顯具有客家意識的客家方言,即一般意義上的客家話(「新客家話」),主要是明朝以後才從閩西遷徙而來的。

其二,英州史稱「小法場」和「人間生地獄」,³³ 因為煙瘴瀰漫,環境惡劣,因此生產落後,人煙稀少,這種狀況可能一直延續到明代初年。《元豐九域志》記載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英州只有 8,019 戶,這些早期的住民最大的可能是今天英德境內使用本地粵語的那些居民的先人,當然也有可能被後來的客家人同化得蕩然無存

³¹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頁 319。

³² 譚大初(編):《南雄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影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3)刻本(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序〉,頁 2。

³³ 周去非(撰)、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四,頁 151;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〇〇〈刑法志二〉,頁 4995。

了。道光《廣東通志》援引《英德縣志》說英德「明初地無居人，至成化間居民皆自閩之上杭來立籍，間有江右入籍者，習尚一本故鄉，與粵俗差異」。³⁴ 實際上，在粵北地區的其他縣市，客家話的形成也多是明朝以後的事情，莊初昇認為：「成化年間是閩西等地客民向粵北入遷的高峰期，粵北的人口開始回升，粵北客家民系才逐漸形成。」³⁵

其三，惠州被稱為「嶺表名郡」，³⁶ 歷史上也得到較早的開發。兩宋時期惠州的轄境介於蓮花山脈與九連山脈之間，即大體相當於東江中、下游流域。東江的源頭是位於江西境內的尋烏水，是粵贛之間重要的交通孔道，歷史上的江西人最有可能的就是沿著東江及其支流播遷到惠州各地。這些江西人所帶來的方言後來被稱為「蛇聲」或「水源話」。道光《廣東通志》援引《長寧縣志》說長寧縣（今新豐縣）「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傳建邑時人自福建來此者為客家，自江右來者為水源」。³⁷ 光緒《惠州府志》說和平縣「謂父為亞公，風氣與贛州近，語稍類贛」。這類方言因為來得早，難怪被認為是「本地話」。明朝以後，居住在粵東北和閩西的客家人不斷入遷惠州各邑山區。萬曆年間（1573–1620），「異邑民入界而田之，海豐則多漳潮人，歸善、永安則多興寧、長樂人，而安遠、武平人則俱有之」。「惠屬歸善、永安、河源、海豐等縣土曠人稀，招有隔府別省流寓人入境耕種，久之呼群引類，藐視土著」。³⁸ 兩宋的惠州還包括今天的海陸豐地區，這裏的閩語也是明朝以後才從福建遷移而來的。林倫倫、潘家懿指出：「海豐縣居民的祖先大部份是明末清初從福建省的莆田、漳州一帶遷入的，較早的才有二十三、四代，有的族姓只有十三、四代，比潮汕平原居民祖先遷入的時間要晚得多。」³⁹

上面說的首先是廣東省的三大方言以及粵北土話與歷史上的政區，特別是與兩宋的二級政區「州」之間的基本關係，其次是明朝以後主要面向山區的移民所導致的方言地理的局部變化。事實上，因為同一方言區跨越幾個不同的二級政區，其內部也往往因為州府的不同而體現出不同方言片或方言小片之間的差異。下面就幾個比較明顯的事實略作分析。

³⁴ 阮元（修）、陳昌齊等（纂）：《廣東通志》，《續修四庫全書》據 1934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九二〈輿地略〉，頁 154。

³⁵ 莊初昇：〈粵北客家方言的分佈和形成〉，《韶關大學學報》1999 年第 1 期，頁 13。

³⁶ 劉澹年（修）、鄧掄斌等（纂）：《惠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光緒七年（1881）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年），卷二〈與地·關隘〉，頁 49。

³⁷ 阮元等：《廣東通志》，卷九三〈輿地略〉，頁一五六。

³⁸ 劉澹年：《惠州府志》，卷四五〈雜識·風俗〉，頁 843；卷一七〈郡事〉，頁 254，255。

³⁹ 林倫倫、潘家懿：《廣東方言與文化論稿》，頁 166。

《中國語言地圖集》和《廣東粵方言概要》對陽江、茂名和湛江等粵西地區粵語的分片頗有分歧。《中國語言地圖集》以古全濁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的送氣情況為標準，劃分為高陽片和吳化片，高陽片包括陽江、陽春、高州、茂名、信宜、廉州、湛江、化州、吳川等，一般今讀陽平陽上的字送氣，今讀陽去陽入的字不送氣；吳化片包括吳川、化州、湛江，一般都送氣。實際上，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重新檢討：（一）真正屬於上述「一般都送氣」的是「吳川土白話」，如吳陽話；⁴⁰而根據李健《化州粵語概說》，化州粵語並非古全濁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都送氣，而是並、定母多有今讀不送氣的表現；（二）吳川、化州、湛江的粵語分屬於兩片缺乏事實依據，李健明確指出：「鑑江源出粵西信宜市北部山區，南流經信宜、高州、化州、吳川四市入海。……整個流域粵語不但極為相似，而且南北漸變的痕跡也十分明顯。」⁴¹《廣東粵方言概要》所說的「高雷片」包括陽江、陽春、高州、茂名、信宜、廉州、湛江、化州、吳川等在內，但同時又指出：「粵西南陽江、陽春等地的『兩陽粵語』，與高雷片粵語地理上相毗鄰，但語言特色自成一格，跟高雷粵語有相當距離，一般把兩陽粵語籠統歸入粵語的『高雷片』，或稱『高陽片』。」⁴²綜合上面的分析，特別是考慮漠陽江流域不但在地理上是相對獨立的小單元，而且在兩宋的行政區劃上屬於南恩州，因此我們還是傾向於把兩陽的粵語獨立劃分為一片，稱為「兩陽片」；信宜、高州以南、以西的粵語主要分佈在舊高州、化州轄域內，統稱為「高化片」。⁴³

就目前所掌握的情況來看，方言片或方言小片與古代的二級政區比較吻合的還有粵北地區。根據莊初昇《粵北土話音韻研究》，《中國語言地圖集》所說的「韶州土話」實際上可以劃分為雄州片、韶州片和連州片三片，這三片土話的分佈範圍與唐宋以後粵北三個二級政區南雄州、韶州和連州的地望基本上是吻合的。雄州片具有客家方言的性質，是贛南「老客家話」在地緣上的延伸；韶州片土話最富特色，有許多語言特點還值得進一步調查研究；連州片的土話與湘南土話、桂北平話的關係非常密切，它們不論是在自然地理還是在方言地理上都是連成一體的。歷史上，地處嶺南的連州一帶在行政區劃上曾經歸屬於嶺北，有可能是這個原因導致連州片土話與地處嶺北的湘南等地的土話關係更為密切。1977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出極為珍貴的西漢時期帛地圖，周振鶴指出：「在圖的左上角，有一個桂陽縣（今廣東連縣），位於南嶺以南、湟水（今北江支流）之源。這個縣雖在南嶺以南，但卻不屬於南

⁴⁰ 張振興：〈廣東省雷州半島的方言分佈〉，《方言》1986年第3期，頁210。

⁴¹ 李健：〈鑑江流域粵語的「兒」後綴和高升調〉，《方言》1990年第3期，頁216。

⁴² 詹伯慧：《廣東粵方言概要》，頁5。

⁴³ 湛江市區、廉江的城關廉城鎮、吳川的城關梅菪鎮等地所說的「白話」與廣州話差別不大，應該是晚近以來因為商業的原因而出現的，這裏不作討論。

越國，而屬南嶺以北的長沙國，可見南越與長沙之間又不是以南嶺為界。」⁴⁴ 唐元和十年至十四年(815-819)，著名詩人劉禹錫貶任連州刺史期間，在〈連州刺史廳壁記〉一文中寫道：「此郡於天文與荊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三府，中而別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統也。」⁴⁵ 說明連州與嶺北的關係自古以來就非常密切。

粵北地區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不是粵北土話而是客家話。根據莊初昇〈粵北客家方言語音概貌〉，粵北的客家話可以分為兩大類，「結合其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可以對第一類的客家方言作進一步的劃分，即東北部的南雄全部、仁化大部和始興大部屬於一個小類，其內部差異比較大，是贛南客家在方言地理上往粵北方向的延伸；西北部連州、連南、連山和陽山(俗稱『三連一陽』)的客家方言與土話、粵方言甚至是瑤、壯民族的民族語言交錯分佈，除了連山小三江一帶有一些變異之外，其他都大同小異。就第二大類來說，內部的一致性還是比較顯著的，當然，少數方言點也可能有一兩個比較突出的特點」。⁴⁶ 不難看出，粵北客家話的地理格局與宋元以來粵北的二級政區劃基本上也是吻合的，東北部的南雄、始興屬於南雄州故地，西北部的「三連一陽」屬於連州故地，而中部廣大地區屬於韶州、英州故地。

餘 論

周振鶴指出：「行政區劃是在自然地理環境的背景上所劃定的政治空間，因此在人為的政區與天然的地理環境之間就存在契合與否的問題。」⁴⁷ 通過比較不難發現，不同歷史時期廣東的行政區劃與自然區域整體上雖然契合，但也出現某些偏離的現象。上述桂陽縣(民國後稱連縣，今連州市)不屬於南越國而屬於長沙國，是秦始皇為了防止嶺南割據而採取「犬牙互入」的結果，這是人為的因素造成政區地理與自然地理相背離的典型例子。到了兩漢時期，粵北地區分屬於桂陽郡和豫章郡，而桂陽郡在荊州刺史部，豫章郡在揚州刺史部，與嶺南其他地區在交趾(交州)刺史部大相徑庭。因為粵北地區開發得早，與嶺北在行政區劃上的交叉使得南嶺的阻隔作用降到最低的程度，所以粵北地區的方言與嶺北幾乎相連成片就不難理解了。當然，就二級政區來說，廣東歷史上的行政區劃與自然區域彼此契合乃是主要的表現，二者互為表裏，互相作用，從而有力地促進廣東的族群民系、區域文化和方言集團的形成。

⁴⁴ 周振鶴：《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120。

⁴⁵ 劉禹錫(著)、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連州刺史廳壁記〉，頁108。

⁴⁶ 莊初昇：〈粵北客家方言語音概貌〉，《韶關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頁91。

⁴⁷ 周振鶴：〈中國歷史上自然區域、行政區劃與文化區域相互關係管窺〉，《歷史地理》第十九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Guangdong Dialects: Their Linkage with Natural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A Summary)

Chang Song-hing and Zhuang Chusheng

The Guangdong province is the homeland of numerous Chinese dialects including Yue, Hakka (Kejia), Min and the unclassified Shaozhou *tuhua* 韶州土話,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described in *The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1987). There are still some newly found dialects, namely, *Junhua* 軍話, *Jiushizheng* 舊時正 and Southwestern Mandarin.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 that both natural geograph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play important role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Guangdong dialects.

關鍵詞：廣東方言 方言地理 自然地理 歷史地理 歷史政區地理

Keywords: Guangdong dialects, dialectal geography, natural geography, historical geography, historical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